

孔子

陳涉

楚元王趙王遂

荆王賈燕王噲

齊悼惠王

十

蕭相國

曹相國

留侯

陳丞相

附王陵

史記





史記卷第四十七

楚 鍾惺 批評

孔子世家十七

孔子而王也不幾於臣魯乎哉愚所不敢言也史記世家之是用漢法侯之矣用漢法侯之其亦可也曰猶愈於王也云爾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梁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

法寶齋藏書印

法寶齋藏書印

史記

孔子世家

大史記



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爲  
兒嬉戲嘗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  
之衢蓋其慎也邠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  
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  
往陽虎緇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  
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誠其嗣  
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  
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  
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偃再命而偃三命而

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餽於是粥於是。以餬  
○文○字○鄭○重○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

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  
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

焉是歲季武子卒孔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

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

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遂乎宋衛困於陳

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

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

卷之八

即齊耕稼陶漁之節

、得、姓、也、

孔子世家



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  
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  
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  
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  
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  
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已  
爲人臣者毋以有已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  
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  
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

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  
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  
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  
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  
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穀爵之大夫起粟繼之  
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  
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  
昭伯以鬪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  
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



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誥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

晏子之言蓋欲以齊治齊也亦量其君終不能用孔子而竟其

道耳

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微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



井得土缶中若笋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笋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闐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笋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在虛庚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

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樵僂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乖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



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僮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

亦○寫○得○出○

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鉅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袒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葆，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

要緊在此



石無武帶亦安  
能行歷階舉袂  
事請具左右司  
馬之意正爲此

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

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王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



史記卷四十一  
齊世家  
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  
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  
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  
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  
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  
夫亂政者少政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  
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  
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

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  
蓋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  
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  
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  
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  
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  
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  
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  
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鉏於大夫孔子遂行

孔子用魯已效  
大待膳肉且有  
樂不恐弄成  
功之意



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  
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  
死敗蓋優哉游哉維已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  
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  
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  
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  
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  
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入孔子恐  
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

其策指之曰昔我入此出彼缺也匡人聞之以  
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  
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  
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  
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  
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  
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爲甯  
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卽過蒲月餘反乎衛  
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



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

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



敗越王句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潛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物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珍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

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



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

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



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旣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源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

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聩于戚陽虎使太子統八人衰絰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



桓子亦是大有  
憐心人

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  
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燬，南宮敬叔救火。孔  
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  
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  
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  
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  
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  
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  
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  
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  
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  
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  
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卽用以孔  
子爲招，云冉求旣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  
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  
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  
秋，齊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  
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

孔子世家



子路不對孔子問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

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請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



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

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佞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



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

安頓顏回有地步

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



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



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遂公、華公、實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

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社席，故曰關雎之



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齋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啟。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饋。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



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

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



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  
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  
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  
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  
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  
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  
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  
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  
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明

一在注作通

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  
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  
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泣下謂子  
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  
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  
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  
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卒哀公誄之曰昊天  
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笑笑余  
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



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自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

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

史記 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邛邛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

可謂至聖矣







其用正使之身家念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

重不肯輕死為非耳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

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

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

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

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

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

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

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

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

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

者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

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

鬼曰此敎我先威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

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

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為叢祠中夜篝火

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

其用正使之身家念

○之○以○不○得○不○友○之○勢○可○以○為○成

○曰○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敎○我○先○威○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為○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

中亦自有思頭有本節

○鬼○曰○此○敎○我○先○威○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為○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



揮實有  
感入處  
山之

史記卷四十八  
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  
為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  
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  
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  
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者固十  
六七且壯士不歿即已歿即舉大名耳王侯將  
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千扶  
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  
尉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

收而攻蕘蕘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蕘以  
東攻鉅鄆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  
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  
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  
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  
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  
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  
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  
應陳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

史記  
卷四十八  
陳涉世家  
大澤鄉



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爲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

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鄴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劉軍遂不戰武臣到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召騷爲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爲成都君趙



史記卷之八十八  
兵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燕王韓廣曰廣毋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

不能禁我且以楚之疆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儵殺狄令自立爲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寧陵君咎爲魏王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寧陵君咎爲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爲相將軍



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歿。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歿。滎陽城人鄧詭將兵居鄴，章邯別將擊破之。鄧

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王誅鄧詭。陳王初立時，唼人秦嘉、銍人董緜、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鄴。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鄴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爲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歿。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



成謀隱王賞其  
功而備其志之  
不成也後兩言  
復以陳爲楚低  
相感惟有意

成。鵬。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  
以。降。秦。陳。勝。葬。殤。謚。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  
呂。臣。爲。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  
陳。爲。楚。初。陳。王。至。陳。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  
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爲。秦。宋  
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  
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  
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欲  
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

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  
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  
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儼。誅。殺  
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  
復。聚。鄱。盜。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  
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爲。楚。會。立。懷。王。孫。心  
爲。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已。爲。王。王。陳。其。故。人。嘗  
與。備。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  
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不。肯。爲。通。陳。王。出。遮。道

此後之語  
子波淵

史記  
卷四十八  
陳涉世家  
七



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  
屋帷帳客曰夥顛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  
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  
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  
顛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  
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  
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  
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  
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

敗也陳勝雖已歾其所置遺侯王將胡竟亡秦  
解○極○透○  
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賜  
涉○然○  
至今血食世家十九

史記  
卷四十八  
陳涉世家



至令血食之民之將徇地之王令之不是之若繫而  
 山悲之首事也之高之厥却之燕之刺之逝之置之心之家之二十之家之  
 烈也之刺之烈之也之必之其之浪之置之豈之對之王之味之世之家之可之必之

史記卷第四十九

楚 鍾惺 批評

外戚世家十九

總叙中突出一命字遂作全篇主意逐節叙事不必

明言命字而起伏頓挫隱然有一命字散於一篇之中而使人自得之非獨文情章法之妙使宮闈恩作之間各有以自安而無所觀奪無限妄想消無限隱憂固作史之苦心也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



妲已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旣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漢興。呂娥姁爲高祖正后。男爲太子。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氏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踈遠者得無恙。呂后長女爲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爲孝惠皇后。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爲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爲輔。而以呂祿女爲少帝后。欲連固。



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迎立代王，是爲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耶？非天命孰能當之。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生薄姬。而薄父歿山陰，因葬焉。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爲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

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爲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歿，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臯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

兩美人相與笑，正是巧於薄薄，雖處可謂不負，約矣。交情乎此，丈夫猶難之况，八宮相妬之女。

子乎



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  
此一語言其命之數也。  
 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  
 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  
 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  
 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  
 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為孝  
 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為軹  
 侯，薄太后母亦前歿，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  
 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

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楊北亦置靈  
 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為母家  
 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  
 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  
 者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  
 年崩，葬南陵，以呂后會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  
 孝文皇帝霸陵。

竇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竇姬以  
 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

史記 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



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  
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  
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  
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玉獨  
幸竇姬生女嫫後生兩男而代玉王后生四男  
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為帝  
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歿孝文帝立數月公卿  
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  
為皇后女嫫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為代

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蚤卒葬  
觀津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為安  
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  
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  
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  
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  
山作炭寒卧坼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卧者少  
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  
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

前在○數○日○二○字

得後人信



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爲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歿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不爲擇師人傳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

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耶耶鞞慎夫人尹姬皆母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爲魏其侯竇氏凡三人爲侯竇如爵名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



長公主嫖

始、人之、姓

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爲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而仲歿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宫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

位王夫人生男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兒姁生四男景帝爲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爲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母子母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爲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爲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



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  
景帝常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爲王者於栗姬  
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  
恚心嗾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  
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  
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  
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  
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爲皇后景帝怒曰  
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

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歿卒立王夫人爲  
皇后其男爲太子封皇后兄信爲蓋侯景帝崩  
太子襲號爲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  
封田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景帝十三男一  
男爲帝十二男皆爲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  
爲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次爲南宮公  
主次爲林慮公主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  
文辭王仲蚤歿葬槐里追尊爲共侯置園邑二  
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



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  
合葬陽陵王太后家凡三人爲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如也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

陽侯邑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

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

帝被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

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

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驪甚賜

平陽主金千斤主因秦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

車平陽主捐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無用

忌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

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

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爲侍中

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據初

上爲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爲妃立爲帝妃立爲

皇后姓陳氏無子上之得爲嗣大長公主有力

焉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

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



陳皇后之廢也  
公士遂廢果姬  
之報也

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為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弃捐吾女，豈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歿，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封為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為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

所一謂一子無之也

后子據為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為齊王。王夫人蚤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李夫人蚤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

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其母無寵，以憂歿。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

史記  
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  
大來堂



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女士不可以配人主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史記卷第五十

楚 鍾惺 批評

楚元王世家二十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寫。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寫。為羹盡○盡の貧の家○九の景標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

史記 楚元王世家



也。爲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爲羹頡

侯。而王次兄仲於代。高祖六年，已擒楚王韓信。

於陳，乃以弟交爲楚王。都彭城。即位二十三年。

卒。子夷王郢立。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王戊立

二十年，冬，坐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春，戊

與吳王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

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

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卒饑

吳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孝

景帝欲以德侯子續吳，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

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爲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

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

時禮爲漢宗正，乃拜禮爲楚王。奉元王宗廟，是

爲楚文王。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

十二年卒。子襄王經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

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入上書告楚王謀

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爲彭城郡。

趙王劉遂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諡曰幽。幽王

趙王劉遂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諡曰幽。幽王



以憂死。故爲幽。高后王呂祿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爲趙王。孝文帝卽位二年立遂弟辟疆。取趙之河間郡爲河間王。以爲文王。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絕後。國除。入于漢。遂旣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晁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建德。王悍發兵屯其西界。欲行。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周

侯鄴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樂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趙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川而小人退。國之將亾。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母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爲天下僂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亾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與彭越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已死以臨江爲南郡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爲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爲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

爲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高祖弟交爲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因立子肥爲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荆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爲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爲吳王王故荆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高帝三年澤爲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爲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之資以畫于營陵侯澤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已得金

田十鄂傳危小  
人然彼此兩利  
猶愈於背此而



卽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田生如  
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  
大謁者張子卿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  
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  
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  
餘皆高祖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  
就天下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  
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爲呂王王代太后又重  
發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

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  
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爲內臣不急發恐禍  
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  
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賜張卿  
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  
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  
爲大將軍獨此尚缺望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  
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  
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琅邪王乃



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卽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爲天子。天子乃徙澤爲燕王。乃復以琅邪予齊。復故地。澤王燕二年薨。謚爲敬王。傳子嘉爲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第妻爲姬。與子女三人。

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爲郡。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疎。然以策爲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爲偉乎。



史記卷第五十二

楚鍾惺其批評

齊悼惠王世家二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

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

能齊言者皆予齊王齊王孝惠帝兒也孝惠帝

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元禮如家人

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

史勳計獻城陽郡以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



數割齊地以益  
所私而用分于  
第宿衛亦呂后  
之疎也天也

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  
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  
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  
其兄子酈侯呂台為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  
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  
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  
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  
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其明年趙  
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

宋虛侯諸呂所  
而禽之制在氣  
起

為三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  
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  
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  
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  
后言耕田歌高后見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  
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  
曰試為吾言田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  
○正○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  
○主○意○明○也○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

史記 卷五十二 齊魯世家 齊魯世家 齊魯世家



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

璜在此

卒衛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



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  
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西馳見齊  
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  
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濞既見欺不  
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  
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  
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濞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  
固待濞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  
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

王旣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  
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  
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  
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  
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  
國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  
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  
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  
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



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  
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  
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  
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  
以待呂氏之變而其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  
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  
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  
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  
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

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矣  
而冠者也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  
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  
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爲長以子則  
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  
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  
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  
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火之家豈暇先言大  
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殿戰而栗恐不能言者



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魏勃。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爲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

相王旣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爲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爲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爲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爲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



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爲王齊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爲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爲濟北王子辟光爲濟南王子賢爲菑川王子卬爲膠西王子雄渠爲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

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布平陽欒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



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以追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爲齊王是爲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辛子次景立是爲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母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

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修成君修成君非劉氏太后憐之修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齋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請甲繼其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克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負人急乃爲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



欲以女克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薄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主父偃無刺小人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蓄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踈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

主父偃爲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旣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踈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旣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母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母後國人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爲悼惠王



豕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豕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為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為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建延立。是為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為惠王。惠王

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是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為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



文帝自將擊胡  
不自有見與居  
猶乘隙而起天  
子舉而不可輕  
乎

初欲立齊王。故紕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  
二郡以王章。與居章。與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  
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  
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  
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  
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  
于漢為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  
王子安都侯志為濟北王。十一年，吳楚反，時志  
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

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以勃侯考文十六年為  
濟南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  
南為郡，地入于漢。菑川王賢，齊悼惠王子，以武  
城侯。文帝十六年為菑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  
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以  
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毋後。  
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諡為懿  
王。子建代立，是為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  
為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為思王。二十

齊悼惠王世家



八年卒子尚立是爲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  
始三年十一歲卒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以昌  
平侯文帝十六年爲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  
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爲膠西郡膠東王雄渠  
齊悼惠王子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爲膠東王  
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爲  
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  
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

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楚 鍾惺 批評

蕭相國世家二十三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  
高祖爲沛人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  
長堂



平  
漢擊  
齊悼惠王  
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為膠東王  
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維渠地入于漢為  
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  
燕丹少少又封合聚因其野也大封同姓以廣

史記卷第五十三

楚 鍾惺 批評

蕭相國世家二十三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英世一卓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

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英世一卓高祖為亭

長常左右之英世一卓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

何獨以五英世一卓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

給泗水卒史事第一英世一卓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

請得毋行及高祖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

給泗水卒史事第一英世一卓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



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  
○力○事○少○○此○民○之○○之○○之○得○來○真○天○之○也  
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  
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  
漢王所以其知天下○功○第○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  
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在此○何進言韓信  
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  
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  
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  
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

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  
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  
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  
○非○用○人○以○受○力  
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  
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  
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  
莫若遣君子孫是翁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  
益信君於是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  
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



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鄼侯所食邑多功臣  
皆曰臣等身被堅鎧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  
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  
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  
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  
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  
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  
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  
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

心人明○明說由○益見○餘生○策是

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  
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  
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  
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羣  
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  
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  
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  
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  
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



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以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君鄂之議，將漢王與何患難，相須情勞，及何事漢一片赤心，苦志寫出，見血漢王心酸而疑解矣。人知其明，何之功不知其陰。以高祖曰：善。於是乃解何之職，即何亦未之知也。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

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



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

曰漢王大說曰  
帝乃大喜曰上  
乃大說何之得  
克幸矣

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請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貴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橐，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檄國廷，梟械繫之。數日，王衛尉

為請吾苑乃下檄國廷梟械繫之數日王衛尉



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  
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  
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  
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  
宰相事陛下太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  
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  
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  
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  
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

事語忘心未  
忘何鈍人不知

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憚是日使使持節  
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人徒跪謝高帝曰  
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祭  
糾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  
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  
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代君者對  
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  
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  
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

何不治曰宅正  
其地其地可良  
即之而而其事  
亦之為自汗也  
之之之之之之



今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謚爲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蕭相國朴忠人也明於國家大計而智不暇及身守關中上使使勞苦丞相賴鮑生言遣子弟之軍而悟使使益封置衛衛之賴召平言出家財佐軍而悟上擊黥布使使問相國何爲益逼矣賴客教以買田地自汙而悟至上且喜令其自謝民乃爲民請苑自媚於民益犯上所忌又若與其買田自汙之計相反者所以上一旦繫之不疑王衛尉之說猶未能使上釋然雖使使出相國帝猶不悻相國徒跣謝上曰我不



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明其  
德歸已而過歸君其忌尚在也而相國猶  
若不知稍知自爲者若是乎其得免者倖  
矣故曰蕭相國朴忠人也若曹參則藏身  
甚妙然術彌工而心彌苦矣

史記卷第五十三

史記卷第五十四

楚 鍾惺 批評

曹相國世家二十四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  
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  
參以中涓從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  
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  
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攻之賜  
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軍陽東破之取陽狐父



郝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攻爰  
戚及亢父先登遷爲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  
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  
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軍邯破  
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  
爲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爲執帛號曰  
建成君遷爲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  
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杜里大  
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

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  
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從攻陽武下轅轅  
緱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從南攻槃  
與南陽守齟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將盡定  
南陽郡從西攻武關曉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  
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  
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  
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棗  
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擊三



秦軍壞東及高標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時  
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  
新城秦將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  
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參以將軍引  
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  
河內下修武渡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  
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  
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程處反於燕往擊盡  
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

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因至滎陽參自漢中  
爲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  
二歲高祖三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  
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  
軍孫邀軍東張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  
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  
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  
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鄒東大破  
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



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漂陰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旣韓信爲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

死天下定漢王爲皇帝韓信徙爲楚王齊爲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侯



參意何嘗不定  
禮蓋公正田單  
拜卒為神師故  
智耳

非此一段參一  
謂臣戰將耳

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

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

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

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

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

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

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

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趨治行吾將

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

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

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

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參始微時與蕭何

善及為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

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

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

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深名者輒斥去之日夜

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

一平深作  
聲

史記  
卷五十四  
曹相國世家  
五



以取健復似滑  
措一段深心妙  
用古今善用黃  
老之術無如曹  
參自留侯而外  
善於藏身者惟  
參一人然使功  
臣至此亦苦矣

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  
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  
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  
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  
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  
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窻  
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  
乃謂窻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弃  
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

即承上文意

三〇字大參結

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窻既洗沐歸問侍  
自從其所諫參怒而答窻二百曰趣入侍天  
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窻  
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  
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  
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  
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  
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  
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蕭相國世家  
六



論。懿。侯。子。窟。代。侯。自。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顧。若。  
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平。陽。侯。窟。高。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  
侯。立。二。十。九。年。卒。諡。爲。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  
卒。諡。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  
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  
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諡。爲。共。侯。  
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

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  
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  
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  
其。美。矣。



史記卷第五十五

楚 鍾惺 批評

留侯世家二十五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眼○目大父開地相韓昭侯

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

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

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

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

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

史記 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石卽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

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

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

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

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

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良數以太公兵

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

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

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

說

露出

言

沛公

項

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

以良為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

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

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

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

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

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

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



秦將欲謀和良  
之計成矣却又  
有而不川而又  
其降以解之節  
亦不可亂也

為五萬人具食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  
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  
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  
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  
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  
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  
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  
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  
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編素為資今

謀山公耳  
不聽而在  
良而願重良之  
為人也

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  
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  
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  
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  
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  
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  
倍項羽耶沛公曰鯁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  
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  
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

史記  
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四  
大康堂



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  
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  
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  
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  
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  
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  
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  
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  
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

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

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

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

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

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

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

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弄之

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

項王有郟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

大來堂

項伯

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

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

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

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

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

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

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

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

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

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

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

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

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

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

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

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弄之

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

項王有郟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

大來堂



三人中取其  
於敵而用之  
蘇陸說

鄭生此計此人  
固以前事非人  
廟以從事項王  
崇破宋項王

王失位  
臣王將相  
此其計暗合  
從有用明者所  
以敗也

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  
○步○步○看○定○着○着○辨○定○  
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  
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  
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  
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  
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  
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  
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  
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錫之地

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罪已受印此其君臣  
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  
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  
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  
良從外來謂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  
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  
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  
張良對曰臣請畫前箸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  
伐桀而封其後於祀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

史記  
卷之六  
留侯世家  
六



八難中其文佳  
有可省可合者  
却妙在甚然分  
作八段歷歷數  
來其仙筆指畫  
光景乃能千古  
如生

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  
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  
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  
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于  
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  
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  
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  
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  
爲輶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

注意在此

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  
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  
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  
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  
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  
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  
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  
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



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

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巳，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維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



此語亦... 昔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為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

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城皋西有穀屯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



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卽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

王妙於用

爭也顧川四時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

史記

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十

大業堂



四皓亦不可少  
五一反謀

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乘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

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乘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

史記  
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十一  
大業堂



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事史記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頰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

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皓

自是有心人非一意忘世者特擇事審時不輕用其身耳事孰有大于定太子者乎此四皓出山之時也然使非子房招之必不肯出其出為子房非為漢也說者云四皓本不可致蓋子房飾之而其說子房教之也高帝何如主而可以傀儡偶人弄之非惟不知四皓并不知高帝矣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直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翻

史記  
卷之五十五  
留侯世家  
一



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增繳。尚安所施。歌數闕。感夫八嗷。唏流涕。上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不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子房用漢非用漢者。為韓報讐。是其意。且主意然。博浪之椎。可以報韓讐。則亦不必用漢。用漢非不得已也。不得已而用漢。又肯使漢得以功臣待之乎。故為韓報讐。子房竟自說。明使漢不得以功臣之也。使子房不自

說為韓報讐。一語。恐太史公亦未必能知之。為子房者。不更高且遠乎。曰非不得已也。蕭何之囚。參之。辭信。越之。族。唯其得以功臣待之也。子房之自明。其為韓報讐。有戒心矣。故曰亦非不得已也。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諡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



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筭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留侯一生作用着着在事外步步在人前其學問全在用人卽從高帝亦爲其所用能用留侯者獨老人耳

前有黃石後有四皓皆大生奇人爲子房用少一着不得錯一着不得自是一路人使子房不出爲韓報仇亦將爲黃石爲四皓而世且不知有黃石有四皓矣子房出而後二人出助之黃石助子房報秦仇者也四皓助子房報漢德者也黃石不約而



至四皓呼之即來其血脉線索居然一路人也

子房只為恩怨分明與伍子胥俱從忠孝至性中出惟其布局寬當機緊藏意圓而微故非子胥所及

史記卷第五十五

史記卷第五十六

楚 鍾惺 批評

陳丞相世家二十六

漢功臣世家者五稱相者三焉曰何曰參

曰平在漢猶可以相也終侯周勃爵之名之將而不相矣雖安劉以將安之也留侯良所自處漢既不得而侯之矣不得而侯之又安得而將相之乎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廬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

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

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

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



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弃之  
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  
久之戶牖富人有一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  
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  
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  
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  
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  
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  
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

張氏大有品人  
不在以女孫妻  
予在誠女孫數  
弟典期廣大與  
予兄伯皆賢而  
隱者

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  
貧乃假貨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誠其  
孫口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  
如母平既娶張氏女齋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  
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  
宰乎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  
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  
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從少  
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

史記  
卷五十一  
陳丞相世家  
大來堂



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  
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項羽之東  
主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  
乃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  
降殷主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爲都尉賜金二  
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  
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  
而平身間行仗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  
行疑其亡將要中常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

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  
平遂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  
入是時萬石君奮爲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  
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  
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  
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乃拜平  
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  
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卽與同載反使  
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



無知不辨平事  
之有無而直論  
中人救時之理  
尚建高議人

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  
平為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  
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  
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  
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  
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  
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  
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  
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

上對就舍其氣  
以此認受金其  
直則非為人  
事雖主不能不  
如此

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  
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  
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  
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  
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  
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  
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願身來不  
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  
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

史記  
卷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  
四



廉節好禮即所謂行也顧鍾無恥嗜利則有能新無者似亦

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土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

八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貴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問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思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



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  
進見楚使○此○後○會○之○有○相○若○留○候○自○不○必○如○卽詳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  
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  
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  
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  
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  
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  
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  
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

自立爲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  
平躡漢王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  
立信爲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  
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  
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  
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  
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  
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  
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



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不能過。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卽執縛。

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母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



平奇計使單于闕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  
祕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見其屋  
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  
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  
餘戶問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  
詔御史更以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  
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  
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祕世莫  
能圖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

平不殺樊噲此  
也日安劉誅呂  
之因也殺噲呂  
后必殺平勃平  
勃死而漢事去  
矣平此計原以  
自全非必慮及  
此然有天意焉

王盧縮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  
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  
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丞  
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既  
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  
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頌之夫有親且貴帝以  
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因而致上上自誅  
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因反接載  
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



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頹讒怒乃  
 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  
 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  
 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  
 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是後呂頹  
 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  
 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  
 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  
 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兵入至咸

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  
 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  
 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  
 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  
 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  
 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  
 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  
 以故晚封為安國侯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歲  
 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



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為  
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  
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右丞  
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  
給事於中，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  
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  
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居中，百官皆  
因決事。呂頹常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  
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

聞，曰：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頹於陳  
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  
耳。無畏呂頹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  
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  
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孝文  
帝立，以為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  
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  
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  
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



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開國明于取天下者常多而長于治天下者常少。故事創業之主常若有餘。而事守成之主反若不

足陳平不對決獄錢穀之問。非真識宰相之明。其中原不辨耳。被文帝一問。便窘。縱平辨智。足以飾之。而英主彊察。不被臣下瞞過。以守成之君。馭開國之臣。羣情觀望。正不可少。此一問耳。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

史記卷之六十五 陳王世家



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爲一丞相孝文帝  
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爲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  
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  
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  
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  
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  
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  
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授據

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  
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  
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  
謀孰能當此者乎



尚書論昔也

...

...

...

...



